

新中国70年电影创作：与时代的对话

丁亚平

70年来,中国电影创作呈现出和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其中,电影和时代生活是重要、深刻的基本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多元绽放,变革创新,在开放、对话语境下反映社会发展,揭示着我们时代的冲突,进一步共同高举人文价值,走向超越,推动更多电影创作独树一帜,进入了创作力勃发的当代电影繁荣期。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冷战时期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中国电影的本土叙事及多种题材积极配合着国内政策和形势,体现出了反映新时代、描写新生活的共同的主题选择,虽有激荡、冲突,但仍成功给新中国建设和美好新生活的多方面展示搭建了一个舞台。

农村题材是当时倡扬“工农兵电影”中重要的创作方向。“十七年”时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影片众多,有的宣传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政策,有的努力将改造的革命精神带到农村,有的侧重表现农村丰收的风貌,也有的注重特定时代的农村社会和劳动的表现。而从《儿女亲事》《妈妈要出嫁》《花好月圆》《女社长》到《李双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敢于表达女性感情和思想,追求个人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理想。不少影片既有表现时代现实的特点,又注意融入情感弧线,有一定生活趣味,节奏鲜明,让许多观众很感兴趣。至“文革”时期,故事片很少,但《艳阳天》《山村新人》等影片,仍然努力表现新的政策和政治环境对于农村建设发展的影响,影片叙事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教化色彩。

新中国电影中的工业题材,重点表现工人艰苦奋斗、不断创新的宝贵品格,以此来宣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光发热的精神。《桥》《走向新中国》《六号门》《伟大的起点》《钢铁巨人》《火红的年代》塑造了一大批具有艰苦奋斗精神的工人阶级劳动模范形象。

革命历史题材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所经历的革命斗争,成为从“十七年”到“文革”时期电影创作的大项。

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抑或战争题材,像《赵一曼》《上饶集中营》《鸡毛信》《党的女儿》《洪湖赤卫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努力反映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坚韧勇敢的品格,注意英雄人物塑造,强调“革命”与“斗争”,与新中国的事业形成对照,提升民众的信心,发挥电影的教化功能或激励功能,有利于一种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立。这些作品,经过艺术加工的电影表现,传奇叙事特点鲜明。同样受到欢迎的还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由王家乙导演的《五朵金花》,不仅表现云南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而且通过歌舞的形式反映少数民族和边地人们的幸福生活。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在总体上极具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由点点滴滴的情节和人物性格展现中传递思想。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电影,在追求



个性、创造性并走向市场化的路上去争取观众而在作品中注入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苦难的心》《巴山夜雨》《泪痕》《芙蓉镇》《黑炮事件》这样的影片创作,寄寓无清醒认知的政治批评。而《瞧这一家子》《庐山恋》《爱情,你姓什么?》《邻居》《血,总是热的》《街上流行红裙子》《代理市长》《T省的八四、八五年》等现实主义影片,着重反映人的思想、品位、爱情、生活与社会改革的进程。这些影片对于现实的反映真实而又有丰富的张力,能表现出特定时代人们的忧患、伤痛、酸楚和生活的希冀的状态,它们之所以能产生较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它们和人、生活景观、社会情势有很大的关系。谢晋的“反思三部曲”极具挑战并且有战胜自己的气魄,富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吴贻弓的《城南旧事》等第三代、第四代电影人的作品,细腻反映人的感情和真实世界,从艺术价值角度来说影响深远;而第五代电影人也达到他们电影创作的巅峰状态,拍出了《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等影片,重新叙述的传奇与个性化的镜头语言、表现方式真确无疑,极具新的电影美学的张力。这都和改革开放与时代生活为电影提供很大表现空间有着重要联系。也许是为和娱乐电影对抗,这一时期也出现过“为下个世纪的观众拍片”的声音,但对创作做真诚的情感投入,以切身的生命体验和真诚心态去描绘有现实感的社会与生活图景,以情动人,反映了更底层的普通民众的通俗旨趣与精神底蕴,更具影响和生命力。

90年代的电影更加多元,真正影响电影创作选择的,是观众对电影的热情。90年代以后的现实题材影片,如《北京,你早》《龙年警官》《特区打工妹》《过年》《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扁担·姑娘》《美丽新世界》《一个都不能少》等等,在介入时代、表现主流价值观的同时,重视将故事与电影的视听元素、视觉感性及风格结



合,情感细腻,且兼具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受到观众的喜爱。黄建新的《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等影片,艺术处理生动鲜明,在题材及表现上描摹时代特征比较出色,令观众体会一番真实的生活景观和令人神往的心智体验。第六代导演的影片故事大都围绕当代青年追求自由、爱情等内容展开,娓娓道来,在闪烁人性特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在面对生活时不同的选择态度,透射出大环境价值观的流行、变动。也许,一部影片获得多少票房,或多少专家的肯定,并不能使它成为经典,只有真正获得更广泛的观众喜爱,让他们有代入感并受益,才是一部电影成为经典的关键。像陈凯歌、张艺谋拍了《边走边唱》《风月》《荆轲刺秦王》《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片。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剧情片《霸王别姬》,讲述男主角的生活、情感与命运,表面上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气味,却颇具真实性。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电影创作,反映当代价值,彰显中国本土叙事,所呈现的走向超越与拓展特点格外鲜明而突出。

(一)与时代同步,电影创作观念走向进一步开放,市场和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创作迎来了新的曙光。随着电影市场和消费者的观众中心进一步确认,电影创作题材多种多样,从《英雄》开始,到《神话》《赤壁》等,呈现出产业化兴起后电影创作商业化、规模化的特点。与此同时,《苏州河》《十七岁的单车》《开往春天的地铁》《卡拉是条狗》《世界》《可可西里》《青红》《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盲山》《山楂树之恋》《归来》等影片,表现生活在社会中各个角落的小人物,映照中国当代的思潮及流

变,和动作、类型片建立起的一套系统及其动辄过亿元票房的创作生产现象形成对照。商业电影制造奇观与娱乐,成为广泛故事的讲述载体,电影市场大片大都远离现实问题,建构一个与现实时代平行的幻觉空间与童话世界,在去生活化政治化和随风飘荡下不断给人惊艳之感,同时也给人带来惊愕的结果与疑问:中国电影产业化不能剥夺我们的文化发声和人文价值。

(二)互联网改变了电影创作,甚至互联网还从电影制作、宣发、观影方式及文化空间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着革新式的影响,但电影创作进一步融入市场环境中,电影文化内部形成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向更带有出于普通民众的通俗趣味。《失恋33天》《十万个冷笑话》《煎饼侠》《寒战2》《长城》等影片,在互联网思维和丰富的叙事内涵融入中注入温暖的人性展示,带有明显的整合社会公众的伦理道德与主导文化取向。《亲爱的》《老炮儿》《相爱相亲》《嘉年华》《暴裂无声》《无问西东》《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江湖儿女》《找到你》《地久天长》等反映小人物生存状态,呈现出时代的文化/社会症候,以特定的社会现实性在市场化取向中打开了一片新的创作天地。

(三)重构电影题材选择,实现类型电影的缝合功能。在类型模式方面,出现以《集结号》《建国大业》《中国合伙人》《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为代表的主流题材影片,重新表现与审视个体和群体、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在为影片创造足够的影像奇观的同时,“建构起观众对其认同、欣赏”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3年经济总量连续跨越了70万亿元、80万亿元和90万亿元大关,占世界经济比重接近16%。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走高成为一种必然,电影创作呈现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2019年暑期档推出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独具视觉感性的神采,票房达4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1.4亿,超越了《流浪地球》,成为近年国产电影创作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显现出了遑急的社会、文化和市场对电影创作多方面的影响。不少见识并经过市场风潮的电影人在寻求创作上事半功倍的方法和效果,但是,电影创作的意义、创作边界的拓展是交给市场还是电影创作的主体?《哪吒之魔童降世》给了我们一个出色的答案。新中国70年电影的发展,更具根源性的问题在于时代生活的对话与表现,努力达到观赏、审美、认识多功能的有机统一。精准取材,优化资源,创新语汇,最后的成果映射着时代变化,不会也不能仅仅汇成、归结为市场的狂欢。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



潮音阁

短视频审美价值亟待提升

周思明

现在,每个人似乎都是一个自媒体。每天早晨醒来,便可忍着拍点什么,如何能够“一不小心”就拍成了热门,把自己弄成个“网红”。在这种思维模式引导下,加之资本的涌入,就使得网络短视频作品的生产、消费、传播,呈令人惊艳的爆发式增长。甚至,大量年轻人走进“网红工厂”“直播工厂”,调动摄像头,疯狂圈粉丝,从而实现他们的财富梦想,也成为一种当代人圆梦渠道。但殊不知,“高流量不等于高价值。”尤其是短视频制作问题较多,搞笑幽默的内容同质化,商业企图代替价值取向,这一切都足以成为短视频“短命”的诱因。

应该看到,网络短视频作为大众逐渐喜爱的文化娱乐消费活动之一,但是我们也看到,好的短视频存在,问题短视频、粗鄙短视频也不在少数。不少短视频制作者匮乏审美价值诉求,不愿下功夫对作品进行改进、转化、升级,他们满足于低俗、庸俗的内容制作与作品消费,媚俗从众,制造噱头,复制抄袭,陶醉于“愚乐”“傻笑”“胡作”“恶搞”。这一方面反映了制作人的浅薄,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消费者的浮躁。

造成网络短视频内容不佳、形态不美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制作者受制于思维的狭窄、境界的不高、审美水准的低下。在他们心目中,短视频作品只要内容“好玩”“搞笑”“吸睛”,其他就不会太在乎。一些短视频制作者为图省事,简单模仿、直接复制、变相抄袭他人的作品,跟在别人身后,鹦鹉学舌、邯郸学步。这种制作模式,势必造成短视频作品的同质化、劣质化。

克服网络短视频制作与消费存在的弊端,需要更多有责任与担当、有原创力与智慧的创作者共同努力,让短视频内容和形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变得“美”起来。具体地说,短视频作品不仅要具有娱乐消费功能,还要有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短视频作品创作也应以正确的观念引导人,以崇高的形象塑造人,以优美的故事感染人,以鲜活的细节吸引人。要以问题意识为切口,关注当前社会问题,关心百姓疾苦,为人们带来精神的愉悦与文化的滋养。最重要的是,短视频作品要以“真、善、美”规范创作,引导大众,美化他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这是短视频创作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

当前,短视频作品的创作要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真正将短视频作品的审美本质突出出来,自觉地将短视频创作的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在审美价值与娱乐消费的关系上,要做到两者的统一;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前者置于首位。

短视频作品可谓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零食”。就形式而言,一件短视频作品,应当是创作者的独创之作,要有灵动情思和幽默睿智,言不必拘泥于宏大叙事,而是擅长表现生活琐事,“以小见大”。短视频

作品,类似小品、段子创作,精短凝练就好,类似于那篇世界最短科幻小说:“最后一个地球人坐在家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可以说,精短、丰富、美好,是其追求的审美意境。

网络短视频作品要靠情感美好和思想深刻打动人、影响人。一件优秀的短视频作品,哪怕它在时间长度上只有几分钟,也要如同一首优美的短诗,一篇精致的微型小说,做到审美与娱乐的统一、思想与艺术的统一、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统一,也要有感染力和感召力。要做到有虚有实,虚实相间。应当直面现实社会,牵动观众神经,关切人民利益,聚焦矛盾问题,探索解决途径,从而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了解社会,引领人们走向诗与远方,这才是短视频作品创作的美好所在和价值所在。那种将消费娱乐诉求凌驾于审美思想诉求之上,被世俗娱乐牵着鼻子走的短视频作品创作,是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对之应加以抵制。我们应以切实的努力,让短视频的审美价值真正得到提升。

观点摘编

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来理解。持久和平的外交观。追求和平、永无战争是世人的长久企盼,大国小国之间要平等协商,不恃强凌弱,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当前全球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统筹应对各类威胁。共同繁荣的发展观。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整体不足,各国更要同舟共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协调,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全球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开放包容的文明观。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文明成为各国友谊的桥梁和人类进步的动力。清洁美丽的生态观。各国应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何良/红旗文稿微信公众号

中国历史典籍的“走出去”

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史学界、文化界依旧没有跳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圈子,对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化一贯的傲慢与偏见态度也没有改变。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理解,对中国历史著作的了解也停留在较低层次。即便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由于文字障碍等影响,他们对《二十四史》也很难说有有效的阅读;对一般人而言,没读过或很少读过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著作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吴松林/2019年8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一曲基石精神的颂歌

——大型原创现代婺剧《基石》观后

郭梅

大型原创现代婺剧《基石》由姜朝皋编剧,是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剧目。该剧通过老革命干部谷峰与老区人民石根一家数十载血火相交、生死相托的感人故事,深刻体现了党和人物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真切情感,深情描述了革命老区人民无论战争年代的浴火征途,还是和平年代的风雨磨砺、历尽艰难,都始终对党、对革命忠贞不贰,即便奉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品格情操,热情讴歌了老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们,不愧为共和国大厦的基石。

该剧的中心是扶贫——第一场,20世纪80年代,老干部谷峰带领扶贫工作队进山,他循循善诱引导自己的孙女岚岚主动留下做乡村教师——精神扶贫!一下子就跳出了扶贫题材只写具体项目的窠臼,从物质层面进入到一个精神和人性的层面,可圈可点!而更值得一提的还有,该剧在

歌颂老区人民的同时,并没有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刻意回避苦难,而是敢于直面真实的历史与人生,深刻揭示了人性的美好和崇高。编剧技巧娴熟,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亦十分精心,用一件虎皮背心和半块菜饼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故事中谷峰是优秀党员代表,石根一家则是尚处于贫困线上的老区人民,采用倒叙、插叙等表现方法,通过谷峰与石根一家生死与共、互相扶持的感人故事,体现我党对脱贫攻坚的决心,也以此加深了当下国人对共和国基石的认知,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值得注意的是,剧中主人公的名字无不与剧名“基石”紧密相关——无论是老干部谷峰,还是他的孙女岚岚,抑或是石家四代的老老少少,名字中不是包含“石”字,便是有个“土”字或“山”字——谷峰,是山谷的“谷”、山峰的“峰”;石家男人自然都姓“石”,连小孙子都叫“小石头”,而石家的女人也不是叫“岩秀”就是叫

“土珍”“山花”……毋庸置疑,“石”与“土”共同筑成了强大祖国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石。剧中令人不禁泪目的情节比比皆是,比如石奶奶到死也不舍得吃的半块菜饼;岩秀拖着摇摇欲坠的病体,饿着肚子将家里最后一粒碎米送给正受批斗的支书;石根不忍一家老小继续挨饿,铤而走险偷了公粮,当时正受批斗的谷峰为了保护石根一家的周全,不惜冒着巨大政治风险,以县长的身份留下字据……这一幕幕,无不体现了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生死与共。

当然,最令观众久久难以忘怀的,则是围绕一件小小的虎皮背心所发生的故事:20世纪40年代,石奶奶怕外出寻夫的儿媳受冻,将自己身上仅能勉强御寒的虎皮背心脱下硬让岩秀穿上;岩秀在看到重伤的谷峰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脱下虎皮背心给他穿上,救了他的性命;而谷峰惊闻石奶奶冻饿离世,急忙将身上的虎皮背心脱下给老人盖上;而石根

则强忍着丧母的巨大悲痛,将自己身上的虎皮背心送给谷峰,护送他躲避白匪军的追击……这段故事在不断交替的虎皮背心中进行,穿上又脱下的背心是那艰难峥嵘年月里他们彼此之间最为真挚的关怀。而在该剧的后半段,另一件血迹斑斑、千疮百孔的虎皮背心的出现也同样感人至深——石根的小儿子石柱,在一次帮贫困户开山修路中,为保护战友和当地民工,在事故中牺牲了,只留下一件被鲜血染红了虎皮背心。

虎皮背心在剧中早就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或者说它的意义早已升华,不再是御寒的衣物,而是象征着广大党员干部为民谋利、为民尽责,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公仆精神。

总之,该剧编、导、演一棵菜,通过几十年的时空穿越,由剧情催发出“人民是天,人民是地,人民是爹,人民是娘,不把穷根翻个底朝天,死不瞑目”这振聋发聩的呐喊,热切呼唤当下国人对共和国基石的认知。